



# 拍窗的孩子

高自发

两辆车贴得很近。因为堵车,我有足够的时间打量旁边那辆公交车。

一个红衣服的女子,低头盯着手机,也许她已经沉浸在网络小说中了,她的世界里没有红灯和绿灯,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流,她活在虚拟的世界里。一个老人,半倚着栏杆,双手抓着扶手,面无表情地看着女子的手机屏幕。想来他是老眼昏花的,他看不懂那里面到底有什么,竟然让女子始终没有抬头看一看车窗外的世界,更没有看一眼身边站着的人。

女子的后排是一个中年男子,他的头深埋进报纸里去了。那或许是一种街头小报,上面登了好多娱乐八卦和花边新闻,足以打发几站路程。尤其有红灯的时候,人可以不慌,可以不忙,大可细细咀嚼这些毫无营养的“面包”。然后在某个站点,“叮咚”一声铃响之后,很自然地把自己从报纸里拽出来,折起报纸夹在腋下,一脚步入红尘。

男人的身旁站着打扮另类的姑娘,她染着说不清颜色的发色,梳着古怪的发型,左耳垂挂着一颗大耳环,右耳一根白线连到攥在手里的手机上。我知道那里面源源不断地输出一种叫做“音乐”的能量,于是女孩像充电的机器人,不自觉地微微摇摆身体,晃动头颅。可是,她长长睫毛下面一双大大的眼睛,望着窗外,那眼神很深邃,又很空洞。

忽然,一张婴儿的脸紧紧地贴在一扇车窗上,大张着嘴,舌头舔着玻璃,嘴角流着涎水。一个女人(应该是妈妈)在拽他,轻轻地把那张贴在车窗上变形的小脸拽开。婴儿却又顽强地把脸贴到玻璃上,冲着我们这辆车笑。那天真无邪的笑,似乎也感染了大家,人们纷纷扭头看过去,有人还向孩子招手,做鬼脸。于是孩子撒起欢儿来,伸出胖乎乎的小手,连续不断地拍打着车窗。那微弱的敲击声,在我听来却震耳欲聋。

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日记,记录了一次乘坐公交车的经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再看此文,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,尤其那个婴儿的拍窗声,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。那天,我竟然笑得眼角里有了泪花:不仅为孩子的天真烂漫,还为这赤子之心砸碎了成人世界的麻木与疏离。

## 网络新词语

### 嘴甜羞耻症

吴明静

“嘴甜羞耻症”指的是一些不善于夸人的人,虽然他们内心高度认可对方,但表达赞美时会因过度在意他人看法而显得拘谨。这类人并非冷漠敷衍,恰恰因为认真对待人际关系,才格外担心被误解为奉承。例如当朋友展示新衣时,善于夸赞者可能脱口而出:“天啊,这衣服太适合你了!”而“嘴甜羞耻症”者往往只能平静回应:“确实不错……”这种反差常被误读为冷淡,实则源于社交焦虑。

有“嘴甜羞耻症”的人常会陷入内耗,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擅长夸人,事实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,不必过于焦虑强迫自己改变,更不必追求完美。

## 不怜己

立新

五奶奶生了五个儿子。大儿子13岁那年,她视她的丈夫因病离世。五奶奶不仅一只手残疾,还患有癫痫病。一个身患残疾与疾病的女人,要独自抚养五个孩子,这无疑

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。村里人都同情五奶奶的境遇。她既没有自怨自艾,也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与大儿子共同扛起家庭的重担。

她上山砍柴、下地耕种、养鸡喂猪、上街卖菜,事事亲力亲为,想方设法解决生活中的每个难题。在她的影响下,孩子们个个懂事能干,最终都长大成人,成家立业。我小时候常去五奶奶家玩。她很喜欢我,常让我帮忙穿针。她视力不好,一只手又有残疾,针线活儿对她而言格外吃力。有一次,我问她:“您性子怎么这么刚强,一点也不可怜自己?”五奶奶说:“我哪有可怜自己?时间可怜自己?所有精力都得用在养家糊口上。可怜自己,又有什么用?”她的五个儿子成家后,个个乐观向上、充满活力,在工作和生活中都继承了母亲的自强不息。晚年时,五奶奶虽身体不如从前硬朗,但依然从容豁达。她常说:日子再苦再难,都不能只会可怜自己,要努力去改变。

# 人民公园的秋天

孙元发

一颗被风吹落的酸枣正巧砸在他的头上。这颗熟透的酸枣圆润红亮,放入口中酸甜交织,满口生津,令其精神一振。李家大儿子茅塞顿开,他用十几颗酸枣和大夫配的一些中药同时水煎后让母亲喝,几天后,老太太的病竟痊愈了。从此,这棵酸枣树就被李家奉为“神树”。

湖对岸那棵十几米高、胸膛大海碗口粗的酸枣树枝头也缀满了又红又圆的小酸枣,这棵树是1863年(清同治二年)建园时的旧物,树龄已经有一百多年。这棵酸枣树相传还是一棵“神树”。人民公园旧称菜园,又叫“李家花园”,曾是天津的名门望族、近代“八大家”之一“李善人”家族的私人花园。李善人夫人吴氏,被称为“李八老太太”,平时吃斋念佛,好做善事。李家向各地庙宇广行布施,冬季兼施棉衣、小米粥。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,李家均给予接济。一年秋天,老太太忽感身体不适,遍请名医调治也不见好转,老太太的大儿子坐在这棵酸枣树下愁眉苦脸地想办法。一阵风吹来,

致地散落在坡上坡下,尽管打枣期已过,却还有一两个红枣在枝头高处孤零零挂着,随着微风,在树叶间若隐若现。

湖对岸那棵十几米高、胸膛大海碗口粗的酸枣树枝头也缀满了又红又圆的小酸枣,这棵树是1863年(清同治二年)建园时的旧物,树龄已经有一百多年。这棵酸枣树相传还是一棵“神树”。人民公园旧称菜园,又叫“李家花园”,曾是天津的名门望族、近代“八大家”之一“李善人”家族的私人花园。李善人夫人吴氏,被称为“李八老太太”,平时吃斋念佛,好做善事。李家向各地庙宇广行布施,冬季兼施棉衣、小米粥。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,李家均给予接济。一年秋天,老太太忽感身体不适,遍请名医调治也不见好转,老太太的大儿子坐在这棵酸枣树下愁眉苦脸地想办法。一阵风吹来,

致地散落在坡上坡下,尽管打枣期已过,却还有一两个红枣在枝头高处孤零零挂着,随着微风,在树叶间若隐若现。

湖对岸那棵十几米高、胸膛大海碗口粗的酸枣树枝头也缀满了又红又圆的小酸枣,这棵树是1863年(清同治二年)建园时的旧物,树龄已经有一百多年。这棵酸枣树相传还是一棵“神树”。人民公园旧称菜园,又叫“李家花园”,曾是天津的名门望族、近代“八大家”之一“李善人”家族的私人花园。李善人夫人吴氏,被称为“李八老太太”,平时吃斋念佛,好做善事。李家向各地庙宇广行布施,冬季兼施棉衣、小米粥。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,李家均给予接济。一年秋天,老太太忽感身体不适,遍请名医调治也不见好转,老太太的大儿子坐在这棵酸枣树下愁眉苦脸地想办法。一阵风吹来,

致地散落在坡上坡下,尽管打枣期已过,却还有一两个红枣在枝头高处孤零零挂着,随着微风,在树叶间若隐若现。

## 回头路

赵盛基

非洲稀树草原上,一群饥饿的非洲野犬闯进了高角羚的领地,试图抓只高角羚当午餐。高角羚警惕性很高,立刻撒丫子逃窜。非洲野犬哪肯罢休,尾随其后,紧追不舍。

非洲野犬虽然凶残,但奔跑速度不及高角羚,高角羚的奔跑时速可达90多公里,而非洲野犬的奔跑时速只有70多公里。如果非洲野犬第一时间没有逮住高角羚,这场追击便注定成为徒劳。眼见高角羚越跑越远,非洲野犬只能停止追赶,但它们没有放弃。

非洲野犬熟知高角羚的习性——这种羚羊的领地意识很强,即便跑得再远,终会返回自己的领地。于是,非洲野犬找个隐蔽处埋伏了起来,准备在高角羚回来的路上打伏击。

已经跑远的高角羚回头张望,非洲野犬早已被甩得不见踪影。高角羚觉得安全了,彻底放松了警惕。稍事歇息后,它们沿着来时路慢慢地向回溜达,殊不知凶险正在逼近。

高角羚进入伏击圈后,一直耐心等待的非洲野犬一跃而起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高角羚。高角羚没有防备,还没来得及发挥出奔跑的优势,一只“倒霉蛋”就被摁倒在地,在非洲野犬的撕咬下失去了生命。

人们常说走回头路。回头路不是走不得,而是不能明知有风险,却把风险抛在脑后。



## 牛博士问道

### 心泪

戴逸如 文并图

梅特林克说:“眼泪并不总是流在脸上。”

牛博士说:“流在心的眼泪,常常更令人肝肠寸断。”

它们的名字。

实际上,它们一直有自己的名字,但在它们还没完全成为自己,无法回避地站在我们面前,让我们再也无法忽视之前,这些名字便等于不存在。

这多么像人生。我们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名字,在漫长的一生中,我们路过许多人,却很少有人轻声呼唤我们的名字,仿佛我们本无姓名,甚至不愿赋予我们一个名字。

不是他们没有看见,是看见了却视而不见。这也不能责怪他们,因为我们太过平凡,因为我们没有成为“我”,没有成为别人无法遮蔽也无

## 你的名字

许道军

一枝黄花!

我曾知道它的名字,但因为它的名字很长很特别,而资料图片中的形象却那么普通,甚至有点“名不副实”,所以很快忘记了。黄昏或清晨,我骑行在郊野,无数次路过它们。当它们还是一粒草籽,蜷缩在泥地时,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;当它们是一株幼苗,混迹在草丛时,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;当它们没有绽放,高高举起自己的“旗帜”时,我依旧叫不出

从夏季开始,我就在绞尽脑汁地回忆:每年秋季茂盛生长在郊野小路边,顶端茎叶金黄,一路铺陈向前,一眼望不到边的草本植物叫什么?然而它们的名字如同沙砾沉睡在海底,无论我如何打捞,也丝毫找不到它们的踪影。今天再次路过此地时,只见它们从草丛中一跃而起,在路边骄傲地耸立,随风摇曳。好美!与此同时,一个名字也破土而出,呼啸而来,瞬间送到我眼前:中华

从夏季开始,我就在绞尽脑汁地回忆:每年秋季茂盛生长在郊野小路边,顶端茎叶金黄,一路铺陈向前,一眼望不到边的草本植物叫什么?然而它们的名字如同沙砾沉睡在海底,无论我如何打捞,也丝毫找不到它们的踪影。今天再次路过此地时,只见它们从草丛中一跃而起,在路边骄傲地耸立,随风摇曳。好美!与此同时,一个名字也破土而出,呼啸而来,瞬间送到我眼前:中华